

谁能玩性？谁怕谁玩？

叶绮玲

郭力昕评何春蕤《豪爽女人》之书评：〈谁能玩性——压抑与解放之间的杂音〉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是：「谁在现阶段的政经社文条件下玩得起情欲游戏？」（中时，1995.2.13-14）郭文认为，「谁能玩性」这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的确，我们当然必须专注来谈「谁能」，谁玩得起？谁比较拿得起放得下痛快开始痛快结束？但是在就女人之间的个别差异来谈之前，是不是可以先来讨论更基本的，女人与男人之间集体的个别（性别）差异？暂时很冒险地把社会阶级、年龄、性倾向等等东西都给抽出来搁一边（譬如说先不考虑一个二十三岁双性恋倾向的客家人研究所女学生与四十五岁异性恋小学毕业原住民男水泥工之间的种种差异），我想很简单地问：是男人比较能玩敢玩，还是女人？

于是，先被注意到的就是「玩法」的性别差异，同样是橡皮筋，小女生会耐着性子绵绵密密织成结实长绳呼朋引伴玩跳高，小男生则很可能拿来暗

中攻击弹射目标；同样是锅盆厨具，女孩可能有样学样照妈妈的功夫玩着办家家酒，但是锅盖与锅铲到了男孩手中极可能成为盾牌与刺剑；可见「玩」除了有个别差异之外，的确是有性别差异的，同样的目标，被不同的性别差异极大地玩着，不同的身体，表演出来的玩法也不同。那么有谁是玩得比较（政治）正确的吗？我想应该没有，照何春蕤在《豪爽女人》一书中的说法，「玩」的精神所在是「超越现有规范」「试探其他可能」，而玩情欲则是以「愉悦为最高指标」，以双方的情欲充分高涨、享受、满足为目的（页33），因此，特别是在这种「哪有什么事放诸四海皆准」的后现代社会里，「玩」是没什么客观游戏规则，一切凭私人互动空间流动酝酿的默契，只要女欢男爱你情我愿皆大欢喜即可，爱什么时候跟谁在哪里怎么玩就尽管去，离经叛道放浪形骸是玩，循规蹈矩假正经也是玩，男人不必学女人玩，女人当然也不用跟男生看齐。

因此，如果不要将豪爽女人停格在彷彿「只要性高潮」的刻板形象上的话（或如张娟芬言，只被停格在清早潇洒离开宾馆的身影上），何春蕤笔下「两眼有神的逼视对手。要上床吗？去就是。」的豪放女（页35），其实是

可以再更气魄更豪爽更酷一些的；「上床」，只不过是配合男人几千年来操性干女体了无新意的玩法；因此我觉得，在女人不再受困于交易及赚赔逻辑的前提下谈情欲游戏时，光讲「上床」其实是便宜了男人低估了女人（讲生物就伤感情了嘛，理论上女人吃饱撑着可以半小时欲仙欲死高潮三次，男人，唉还是别提，不涉及肢体暴力玩身体，男人显然不是女人的对手，可是有良心的女生可不屑用生物决定论来负人哪）；有本事就超越床事，找难度更高的「斗欲」爱恋，才真正一见高下，用女人的话语跟玩法表现成何春蕤式豪放女风格就是（一样是两眼有神地逼视对方喔）：「要谈恋爱吗？来就是」。想搏感情下赌注吗？有本事就放手一较高下！

女人其实一直就很有着自己的玩法，只不过女人的玩法一直都被男人定义（异性恋）、限制（一夫一妻）、压抑（爽字女人不宜）、扭曲（善体人意成了工于心计阴谋狐媚）、贬视（鸳鸯蝴蝶小儿女私情）、笞罚（人尽可夫的婊子），连女人「（我真的）不要」都成了诱发男人攻击进攻的「（她其实是不好意思）要」，遑论其他。从何春蕤将「性解放」与「情欲解放」摆在一起讲，从情欲论述的「情欲」二字就可以初步看出，女人玩情欲游戏

向来真的很有一套，即是：有情有欲（眉目传情来电了当然就欲火中烧）、无欲无情（看都懒得多看他一眼何来情缘系恋呢），情与欲相生相灭互相缠绕（如张娟芬所言「性与爱常是一种相伴相生、纠缠难分的诡异关系」）（中时，1995.3.9）因此，情欲游戏对女人而言绝对不只是床上的子宫痉挛高潮迭起！也不会仅限于身体感官的多元被开发；当赚赔逻辑被拒绝，情欲不二分、身心不对立的女人玩起情欲来其实有着男人所没有的性帅气魄与潜力，那种「愉快的、自主的、不带交换条件的说『我要』」（《豪爽女人》，页25）「要」的不只是身心二分下的身体性高潮，其实更是整个身心一体情欲流动过程中的情欲高潮。

乍听之下，好像我又很诡异地把在女人推入传统「恋爱」的窠臼中，但是，如果「恋爱」在讲情欲解放时听起来已经有点「不上道」或「累赘」的话，那也是在男人规定的交换逻辑下充满了交易色彩与束缚，其实「恋爱」又为什么不能是一件被拿来玩的东西呢？在传统身心二元对立下，对男人而言，如果身体是可以玩（玩弄）的，似乎「心」就不能玩（玩弄）了（所以在男人的话语里，「感情骗子」是略带道德谴责的，但「花花公子」

头上可是有着小小光圈的)；当女人一脚踢开「身心」二元对立论时，感情跟身体不分彼此是可以被拿来同时玩的，并且一气呵成玩得精致痛快淋漓尽致；当女人不把「身体」拿出来跟人交换什么时，「感情」当然也不是为了要交换什么政经利益名分头衔啦，身体如果是性狩猎活动的猎物与猎人，感情当然也一并算进去嘛。因此，想玩出「义无反顾追求解放与自由的精神及态度」(何春蕤《豪爽女人》页二)，不只是穿上两件性感衣物「打扮出充分情欲流动的模样和表情」而已(男人垂涎女体的猪哥脸有什么好学的嘛)，一个「身体上的情欲完全苏醒，意志上自主性十足，随时皆可自行发动」(页二)的女人，玩起来岂不是要推翻床上床下所有男强女弱的规则、不按牌理出牌吗？

常听人说是：在感情关系中，谁表达比较多的爱意情绪，谁就注定比较弱势无力(也因此推算出「找一个妳爱的人不如找一个爱妳的人」等等稳赔不赚之情欲关系)，然而这套规则也已经可以推翻了吧！我再重申一次，在女人不再受困于交易及赚赔逻辑的前提下谈情欲游戏时，女人敢大声说「我想你」、「我爱你」、「我要你」，男人可别就自作多情很马不知脸长胆小

地以为「这下完蛋了被缠上了，被套牢」了（不少台湾男人平常吝于出口「我爱妳」，即使讲了也是很功利式地为了把人弄上床口不择言，可是他们一听见女人讲「我爱你」却就很小心小眼双重标准杞人忧天地以为完蛋死定了她跟定我了！），因为女人的「我想你、我爱你、我要你」是现在式的，而不得见是用现在式表未来，就如同男人爱讲「女人是善变的」，没错，正是这样善变的精神使得女人今天不一定就是昨天的那个样子，明天也不见得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而且，不止是「谁先离开宾馆谁赢」这样小家子气的小动作，而是，谁敢先大无畏地爱下去，谁就有本事无所惧地先收。情欲游戏是场气魄品质的豪赌，心爽则身爽，身不爽心也不爽。琼瑶小说与翻译罗曼史或者被男人认为低级廉价，但其中的豪爽迂回武功秘笈哪里是不屑一读的男人所能学得到的？对细腻的情欲撩拨游戏缺乏想像力的男人会暗暗担心「喂，我只是要跟妳上床，妳可别喜欢上我喔」，女人却可以挑眉惊呼「天哪，老兄，我今天喜欢上你不表示我明天还会喜欢你啊！」男人买束包装精美的玫瑰花送女人或者是因为女人会喜欢，女人买花送男人却可以只是因为花美人爽一时性起，前着免不了有交易性质（讨女人欢心），后者却只是「老

娘高兴老娘爽」！

因此终于又回到正题，女人与男人，谁比较能玩？谁比较玩得起这种既用心也用身、敢爱敢收、开始得漂亮、结束也痛快轰烈，不怕「感情受损」的情欲游戏？套一句张小虹的话「用身体思考、用智力舞蹈」（1993，页8）换写成「用身体恋爱、用智力性交」，这样精致迂回、大力缠绕、气魄豪爽的情欲游戏，女人跟男人，谁能玩？何春蕤描述女人情欲发动的模式是「多半也缠绕在漫长的、曲折的、人际互动上，连性爱场面也是缓慢渐进、细腻柔和的」（1994，页64），因此在急色冲动两下清洁溜溜的男人面前，女人难爽。那么，豪爽女人是要练习加速超车不落人后，还是继续用她擅长煽情点火不急不徐的本事逼得男人减速慢行？女人充沛莫之能御的情欲潜力来源不正是在她那男人眼中的「不可理喻」、「女人心海底针」？不正是那「疯婆子」的「歇斯底里」让男人觉得危险颠复倍感威胁？没听说过「占有欲强」的「醋坛子」分庭抗礼起也正是斩钉截铁毫无眷恋的转圜余地？这种可以翻脸像翻书、变心不碎心的本领，岂不是情欲游戏中「赢家」（假设有所谓输赢的话）的特色？女人多情多欲的另一面其实是「无情」、

「无欲」，有昨天的你依我依精神彼此渗透，才有今天斩钉截铁的明快干脆；先不谈经济因素的话，女人向来也比男人有本事玩不需交易的第三者游戏（从女性第三者远多于男性第三者可窥之一二，比较少听说哪个男人心甘情愿不要名分当哪个有夫之妇的地下情人吧）。女人有情有欲，女人敢爱敢抛（爱的反面可不是恨哪），男人寡情少欲，因为男人不敢爱、输不起。女人义无反顾、男人瞻前顾后；女人罕有「处男情结」，男人却多有「处女情结」；情欲游戏中女人床上行床下也行，男人似乎一下了床就情绪龟缩！女人高潮发动得越慢高潮越持久，男人两三下勃起却常难免早泄收场（早晚啦尺寸啦都是他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定的标准）；女人慢工出细活、男人匆匆来匆匆去；许多男人好心地忧虑、关切女人性游戏如何结束，却不先检讨自己开始、进行、结束一回好品质情欲游戏的本领！傅大为提出的豪爽女人物质基础说（什么一架飞机两部轿车三栋房子等等有的没有的）则除了舞文弄墨「善意」戏谑嘲讽一番外，根本就是「双重标准」（我没想着要指控任何人啊，但双重标准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性别歧视」之一吗），男人不也是只有着一个身体一根阴茎吗？可是难道那些早已存在许久的豪爽男人每个人

都有着「四具电话兼传真留话大哥大」当豪爽的物质基础吗？

因此我再换个问法：性别权力旗鼓相当大家势均力敌时，谁比较怕「被玩弄」？谁比较「输不起」？谁比较怕「罩不住」？是多情似水善变流动因此也不怕动辄山盟海誓（反正善变多变可变嘛）的女人？还是只敢玩身体不敢放手轰轰烈烈把感情也一并实实在在拿出来玩的男人？当女人不再以男人的方式仿照着玩所谓「性爱游戏」，而是带着她自己嬉玩戏耍的独特身段，豪爽大气地投入澎湃充沛的情欲流动市场时，把「谁能玩性」这样的问题再拿来问一次，答案似乎自在人心了不是吗？

（1995年6月17-18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